

红妆
族系列丛书

刘
莎著

女人 杂志

中
国
戏
剧
出
版
社



90213462

ZAZHINUREN

刘
莎
著

杂志 女人

中
国
戏
剧
出
版
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莎言情集/刘莎著.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0.1

(红妆族系列丛书)

ISBN 7-104-01241-9

I.刘... II.刘...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0852 号

刘莎言情集——杂志女人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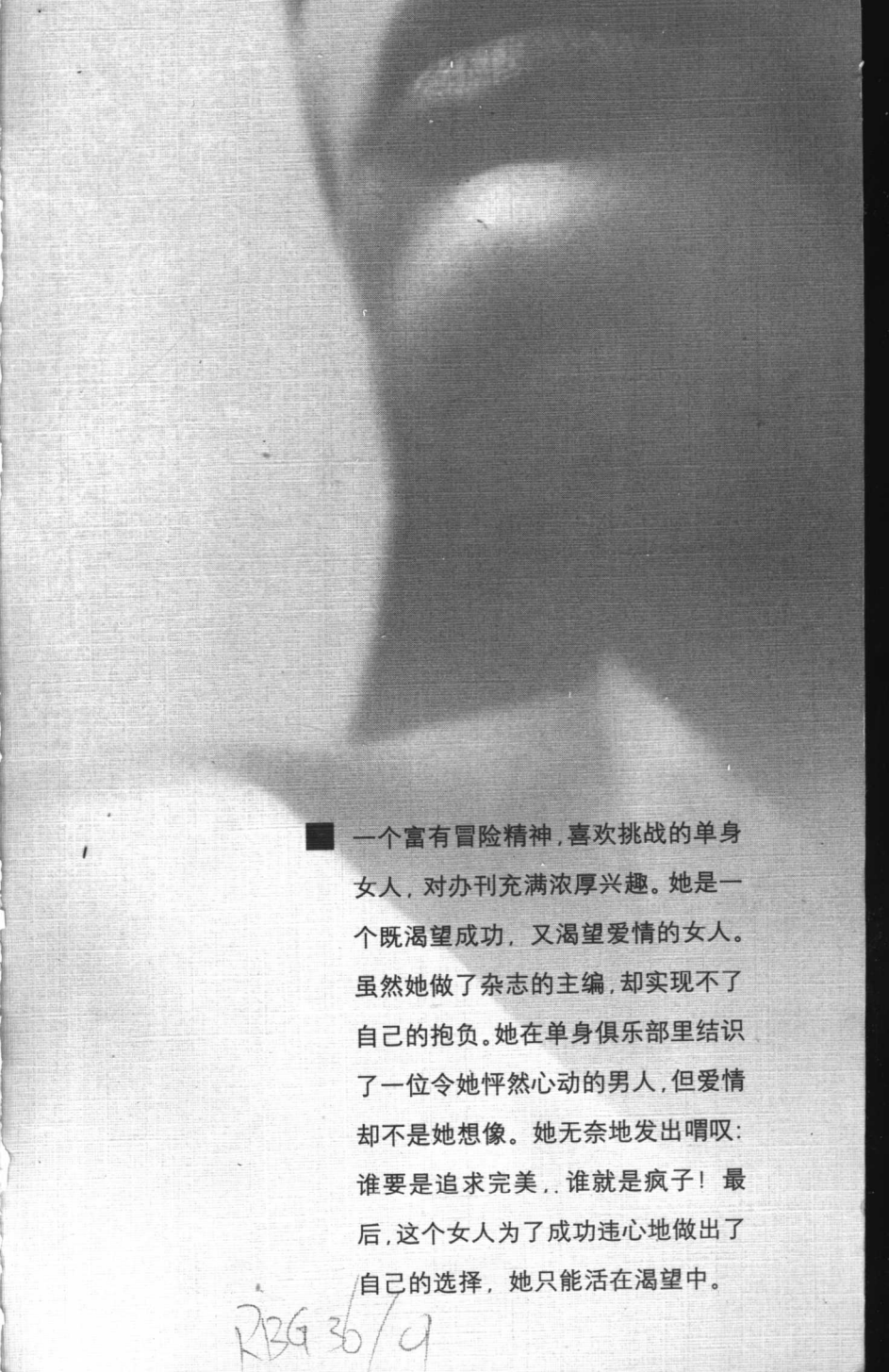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印刷

3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全三册定价:30.00 元
ISBN 7-104-01241-9/I·500 每册:10.00 元



■ 一个富有冒险精神,喜欢挑战的单身女人,对办刊充满浓厚兴趣。她是一个既渴望成功,又渴望爱情的女人。虽然她做了杂志的主编,却实现不了自己的抱负。她在单身俱乐部里结识了一位令她怦然心动的男人,但爱情却不是她想像。她无奈地发出喟叹:谁要是追求完美,谁就是疯子!最后,这个女人为了成功违心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,她只能活在渴望中。

RBG 36/9

第一章

杂志女人 ZAZHI NUREN

我是单身我怕谁

我是在 30 岁那年离婚的，心甘情愿地做了三年多的单身女人。这没有什么，我认为能够享受孤独是一种品味。



不知道为什么,我特别想对你讲这件事。

我是在30岁那年离婚的,心甘情愿的做了三年多的单身女人。这没有什么,我认为能够享受孤独是一种品味。

我从事过许多种职业,在街上摆过书摊;在外企做过公关小姐;在电脑公司搞过动画编剧;在邮票市场倒过邮票;甚至还做过产品推销员,最后,我发现什么职业都不适合我。

于是我离开了喧哗与躁动,让自己重归一种平淡,捡起搁置了许久的梦——文学,丰富的人生阅历便是我梦的翅膀。

我坐在家开始笔耕不辍,把那些认认真真鼓捣出来的文章贴上邮票,寄给各地刊社。接着我便陆续收到了远方汇来的稿费。

我认定什么职业都不适合我,只有做自由撰稿人符合我的个性。这个职业又自由又解放身心,是一个挺对我口味的谋生手段。

但是,不能高枕无忧,要不断发挥自己的天才,否则就混不下去。

每个月里,都有各种杂志寄到我的信箱里,上面都有我的文章。稿费也准时的像女人的例假。偶尔也有错乱的时候,不过没什么关系,只要子宫没有摘除,血总是要流的。

除了理所当然的等待杂志社的赠刊,我自己也花钱买各种杂志。我购买杂志受各种因素制约:杂志的封面是否吸引我、杂志的牌子是否有影响、杂志的版式设计是否精彩、杂志的文章内容是否令我怦然心动,其次是我当时那一瞬间的购买情绪。





我的朋友申丽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买杂志是一种冲动行为，买不买三分钟的事。”我觉得申丽的话有几分道理，销售学往往是心理学。

申丽是书商，她在甜水园书刊批发大楼颇有名气。在书刊二渠道发行领域已经占有一席之地。

所谓“二渠道”也就是新华书店与邮局发行系统之外的发行渠道。“二渠道”这一划分源于何处，无从考究。

申丽是下海做书刊生意的元老，80年代初期，中国文化艺术刚刚开始复苏，各种各样的刊物争先恐后，捷足先登。

这些刊物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紧张，稿源有限，这两个问题严重威胁着地方性刊物的生存与发展。为了摆脱困境，顺应市场，刊物的编辑们、领导们不得不探索市场经济下办刊的新出路。申丽到了金台路，金台路拆了后就搬进了甜水园图书批发大楼。

申丽先是给各个出版社做代理批发业务，后来她觉得这利润太少，于是她也和各出版社编辑合作，找书稿自己做书。她一直认为做本刊是一本万利的事，光是广告一年就上百万的利润。

申丽认为我的文笔不错，思维也敏捷，是一个主体策划的人才。

每当她的书刊批发屋里进了新杂志，只要发现上面有我的文章，署名叶秋子，她就大惊小怪地用手机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请客。

申丽一直认为我们俩可以珠联璧合。她说我是办刊的人才，她自己是发行刊的行家，我们如果强强联手，一定能托起个太阳。

但事实上我不这么认为，也并不认为我只是办刊的

人才,如果有一天,我有机会办刊,那么我连发刊也一定垄断,因为任何产品的利润都是从销售中获取的。

不错,垄断是资本经营的最高形式。

曾经有家外地刊社,惨淡经营一本服装刊物,但连年亏损,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,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申丽,请她包发这本刊,一年上交 30 万人民币的管理费即可。

申丽找到我,把我说得心里痒痒的,但 30 万也不是闹着玩的数字,即使 30 万能凑上,每期的纸张费、印刷费、设计费、出片费、作者的稿费、编辑费等等,一年起码要支出 100 万人民币。申丽纵使有天大的发行本事,她也不可能马上把这本濒临倒闭的刊物起死回生。市场残酷无情,大英帝国的衰落,苏联帝国的瓦解,它们都没有输在军事上,而是输在市场上。市场才不认申丽、叶秋子,它认的是产品的质量,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,我和申丽根本不可能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。

我们没有钱,所以也谈不上强强联手。申丽依旧批发她的杂志,进行她的资金原始积累;我继续写我的文章,解决温饱问题。当然我不是整天紧张写作,更多的时间是听听音乐,看看闲书,欣赏几盘 VCD。每天我例行公事,蹲在卫生间的马桶上,翻阅我一时冲动购买来的杂志,潜心研究它们。我的肛门里长了一个痔疮,大概就是蹲马桶看杂志留下的后遗症。

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,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没什么劲了,自由撰稿人其实一点不自由,都是给别人做嫁衣。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一种风格,你要是想让自己的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发表,你就要不停地去写你其实根本不想写的东西。





许多刊物的主编明明是个大男人，却偏偏喜欢那些风花雪月、旧欢新怨的情调，那些满腹惆怅的小女人的文章，一时间泛滥成灾，什么“你在进入忧伤之前，迷惘的目光充满柔情，漂泊的魂灵呀，流浪的风啊！”简直烦死人。

我没办法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硬着头皮写呗。后来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把那些破杂志的约稿信扔到一边，放浪形骸的去写我特想写的一本书。那本书讲的是一个未婚女孩爱上一位结了婚的男人的故事。故事挺俗的，但我写得不俗。这本书稿以2万元的价格一次性卖给了申丽，她开机印了2万册。在文学莫名其妙不景气的大气候下，这本小说居然还有人盗了版，我从书摊上买回2本盗版书，让申丽看。我其实什么意思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得意。可申丽死活说不可能，还一口咬定2万册正版还没卖完呢，怎么还会有盗版呢。

我简直气坏了，我知道申丽怕我再和她追加稿酬，故意不承认事实。我把2本盗版书顺手扔回书柜里，暗暗发誓以后写书不再交给申丽，自己发行，既当作家又当书商。

我的想法挺多的，一个单身女人不胡思乱想又能干什么。

当然，我比某些单身女人强，我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基础奢望，拥有了一套自己名下的房子，是一套很宽敞的独居室。我把里面区分得很清楚，卫生间、厨房自然不用说了，那是建筑商的图纸早就定格的。但是卧室、客厅、书房，则是我自己重新设计的布局，找装修公司施工。卧室与客厅之间用日式木隔断做成推拉门，截然分开。书房与客厅之间则用一道多宝格艺术墙区别开。书房里堆满了书籍、杂志、报纸，我喜欢这种随处可见的书香氛围。

我和申丽是前后脚做起书刊生意的，但我中途不做了，又去干别的，等我发现书刊生意对我挺合适时，人家申丽早已一发不可收，开上了桑塔纳，买了公寓。其实我很清楚，申丽如果还是像在甘家口书摊那么小打小闹的干，根本不会有今天这么成功。申丽今天的辉煌，完全与她后来傍上了一个男人有直接关系，这个男人在出版社当主编，掌握着出版社签字发放书号条形码的大权，他干涉作者自己选择印刷厂，他给你指定，你如果不同意他就刁难你，由于他有这个权力，他与许多印刷厂有直接关系，印刷厂为了多拉些业务，谁都巴结这个主编，申丽傍上他后，一分不花，轻而易举地从印刷厂里拉回各种各样的书刊，源源不断的书刊就这样经申丽的手流向了全国各个角落。申丽是用什么方式获取主编喜欢，这就是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了。但好景不长，主编因受贿，涉嫌一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的非法出版，书号是从他手里批出去的，被判处10年徒刑。

申丽侥幸没被牵扯进去，但后来就失去了一个靠山。

申丽其实有丈夫，还有一个女儿，那位主编也有老婆儿子，但他们俩为了各自的利益粘粘地贴一起，每次外省市举行“二渠道”书刊发行会，他们俩都包一个房间，申丽的老公起先不知道，后来有人把闲话捅过去后，她老公跟踪过几次申丽，结果在长沙的长岛饭店里，申丽的老公和那个主编刺刀见红的打了一场架，饭店里的保安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战火。问题奇怪在这儿，申丽和别人傍着，她老公知道后，还不跟她离婚。事情很清楚，因为申丽家的钱都是申丽挣的，他老公离开申丽，立刻就是一个穷光蛋，所以他宁肯打一场架，也不和申丽拜拜，直到那个主编锒铛入狱，最高兴的人自然是申丽的老公。



那天，她开车接我到燕京二楼咖啡厅。我见到了《女性百态》杂志社的出品人孔令瑶女士。

申丽在车里基本上把情况都告诉我了。

孔令瑶在京城注册了一家公司，叫“博逸影视广告媒介中心”。她今年42岁，精明能干。她与外地的一家出版社联合办了这本《女性百态》，已经出了二期，但全部砸在手里。我手里拿着两本《女性百态》的杂志，简直不忍卒读，封面不漂亮，文章不生动，内容生拼硬凑。我皱着眉头连连摇头，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的一本杂志。

申丽聚精会神地看着车窗外，把车开得四平八稳。她说：这本刊在市场上的一本走不动，孔令瑶还求我帮她包发。秋子，就这破刊，我如果发了纯粹是砸我申丽的牌子。我告诉孔令瑶，让我包发也行，但有个条件，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重新包装。孔令瑶说她缺办刊的人才，秋子，你看，我们强强联手的时机到了。她兴奋地一跺脚，差点和前面的车追尾。

我脸色苍白的让她小心开车，我还没活够。

燕京饭店一楼餐厅光线明亮，环境优雅，我经常约朋友到这里坐坐，喝茶聊天。

孔令瑶早已到了，她骨瘦如柴，脸颊凸突。申丽告诉我，孔令瑶这个女人可有背景，她年青时跳过芭蕾舞，演过《沂蒙颂》里的那位大嫂，就是用自己的奶汁救过一个八路军伤员的山村大嫂。孔令瑶站起来与我握手时，我能从她细高的身段中依稀看出她做过舞蹈演员的影子，但她的胸几乎没有一点曲线，我就怎么也想象不出，当年没有丰乳霜之类的激素药，也没有假乳罩，她那平坦的小胸脯，如何表现山村大嫂养过孩子那饱满、结实的大奶子呢？

孔令瑶身旁依次坐着两位男人，紧挨着她的那位男人约60岁左右，已然有些秃顶，但看上去踌躇满志。孔令瑶向我介绍：这是印刷厂的厂长曾白勇先生；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叫周达夫，是《女性百态》的主编。

我和他们依次握过手，然后坐下。孔令瑶示意周达夫为我和申丽倒茶水，我发现，周达夫在孔令瑶面前有点唯唯诺诺，不像个大男人。

孔令瑶是个说话挺干脆的女人，她告诉我前两期杂志已经办砸了，全堆在库房里，没卖出几本，她希望听听我的意见。

我轻轻呷了一口茶，目光调皮地望着周达夫：“周先生，你是《女性百态》的主编，我想问你，你们《女性百态》的读者定位在哪儿？你知道女人都在想什么？她们渴望什么？”

周达夫的身体不自然的扭动了一下，茫然地看着我，摇摇头。

孔令瑶有些不快地膘了他一眼。我呷了一口茶，两只手把茶杯轻轻环住，接着说道：“你既然对这些问题都不清楚，那你的杂志是办给谁看的？”

“是办给成熟女人看的。”周达夫勉强挤出一句话。

“什么叫成熟女人？成熟女人的标志是什么？”我步步紧逼地望着周达夫。

“这……我说不好。”周达夫结结巴巴的低下头。

孔令瑶笑着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叶小姐，咱们既然认识了就是朋友，你对办刊有什么想法，尽管说出来，不用客气。”

我坐直身子，一只手放在茶杯的旁边，旁若无人的说道：“一本刊物要生存、发展，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，市场





上的刊物上千种，你在上千上百种的刊物中，让读者拿有限的钱去买一本刊，你没有特点、不压过别人，你凭什么生存？我的设想是你的《女性百态》要想方设法和别的女性刊物去争市场，因为你不想挤垮对方，对方就要吃掉你，这就是市场的残酷性。明年，许多刊物都将改头换面，重新包装，刊物竞争更加激烈。不知你对此是否有清醒的认识？”

孔令瑶点点头说：“我也是这么考虑的，我想把《女性百态》办成风格明快、大方、简洁，但有时想法和实际结合不起来。”她用不满的眼神瞪了一眼周达夫。

周达夫垂着头沉默不语。

我笑着看了看周达夫：“作为主编，必须维护刊物的整体风格，即使是广告也要根据整体要求进行色彩搭配，如果随便进行添加，刊物就会失去整体风格，主编就是一本刊物的灵魂，他的审美意识，思维方式，贯穿整体。一个主编就是一个厨师，十个厨师炒出的土豆绝对不是一个味！”我端起茶饮了一口，放下后接着说：“其实杂志就是组装出来的，电脑科技这么发达，什么杂志做不出来？只要你能有好的创意，并把这个创意用文字、色彩体现出来，就是一本杂志。主编嘛，他就是去组织文章，去调动别人的才思，去想别人想不到的事，一个主编既要有组织能力，还要有公关策划的能力。当然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。办刊很过瘾，非常具有挑战性。一期一期地有规律的上市，每一期都要换张新面孔，你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去挤掉别的杂志，占领独家市场，你才能生存。否则，你就甭想站住脚。没有争强好胜的精神，就当不好一个主编。”

孔令瑶频频点头。

我兴奋的有点语无伦次，思维也灵敏起来，这是我一

贯的毛病，一旦兴奋起来，闪光的思想就不断涌出，我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温茶，放下杯子后接着又说：“你们知道现在最畅销的刊是《时尚》，但这本刊刚开始问世时，也没有人认，发行量就几百本，编辑部的人挨着书摊去送，都没人愿卖，现在却成了抢手货，许多人争着卖，这就是市场，你的刊好你就是爷爷，你的刊不好你就是孙子。对不起，说了一句脏话，不好意思。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把牌子打出去，牌子好了你就能赢得市场，成者为王、败者为寇。孔经理，我知道，你出资办这本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最终想要的就是广告利润。许多办刊的人最后都是在广告上牟取了暴利，武汉有本杂志，就是靠广告利润在市中心盖起了杂志大楼，记者们出差采访都是坐飞机住宾馆，气派非凡。”

孔令瑶眼里闪闪发光，按捺不住激动的神情。

曾白勇点上一支香烟，若有所思地望着我。

我炯炯的目光盯住周达夫：“周先生，一本杂志是否办得成功，关键是读者定位。而《女性百态》干脆是没有定位。没有定位的杂志自然突出不了主题，所以也就杂乱无章。”我信手翻了两下放在茶杯前的《女性百态》，“另外，你们这本刊版式设计不太好，色彩不鲜艳，封面也不刺眼，还有……”

孔令瑶脸色苍白，不自然的扭动一下身体。

申丽在桌子下用手指狠狠掐了我的腿一下。

我侧头看了一眼申丽，难道我有什么错吗？

申丽假装喝茶，不理睬我。

孔令瑶勉强地笑了笑，面部肌肉有些僵硬，她歪着头看了一眼申丽，又看了一眼曾白勇：“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。”





我正说到兴头上，意犹未尽的。孔令瑶显然在下逐客令。申丽已经和孔令瑶在握手：“好吧，有什么事电话里再联系。”

周达夫起身去柜台买单。我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名片，递给孔令瑶，说：“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，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请打电话。”

孔令瑶矜持着接过名片，笑着点点头。

直到这时候，曾白勇才伸出手：“叶小姐，以后咱们多合作。”我礼节性的和他握了一下手。

孔令瑶小声和申丽嘀咕着什么，我们一行人各怀心事地走出咖啡厅，沿着铺了红地毯的地面走出来，一直走出燕京饭店。

我站在申丽身边，目视孔令瑶他们钻进一辆灰色奥迪车里。孔令瑶坐在曾白勇身边，曾白勇亲自驾车，周达夫被凉在后排座上。

我和申丽目视着孔令瑶的车走远，然后才坐进申丽的桑塔纳车里，申丽把手放在方向盘上莫名其妙地笑起来。

我看她一眼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申丽笑着把车发动起来：“叶子，你今天可把孔令瑶震住了。简直把她的杂志挤兑得一无是处，你没发现孔令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你说话也不悠着点。”

我把头歪向窗外，街上的风景在夕阳余辉中明明暗暗，我任性地把头一扬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有好些话我还没全说呢。反正也为她好。”

申丽把车驶上了西长安街，背冲夕阳向前开去。

街上正是下班高峰，车子一辆挨一辆。申丽走走停停，显得有些急躁，“喂，秋子，怎么样，你把《女性百态》接

过来,你办刊我发刊,让孔令瑶挣她的广告费。你看行不行?”

我悄然望着窗外沉思不语。

“秋子,你看得出来吗?孔令瑶和曾白勇不是一般关系,肯定是孔令瑶傍着曾白勇,想发办刊财,她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,是个人就想玩刊?简直不自量力。”

申丽给车换档的功夫又侧眸看了我一眼:“你怎么不说话?到底干还是不干?”

我轻轻叹息一声:“申丽,你知道办杂志就是玩命,我每天就没这么自由了。我那本书改编的电视剧已经卖给了一家影视公司,他们又约我写另一部有关离婚结婚方面的电视剧,今天晚上我去西城文化馆参加一个单身联谊会,搜集这方面的素材,办刊的事还没有足够的准备。”

路口亮起红灯,申丽把车依次停下,她用手拍着玻璃窗上的一个小挂饰,咄咄逼人的看着我:“叶秋子,这不是你的心里话吧,你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、喜欢和别人挑战的女人,面对这么一个充满刺激的工作,你不动心,我不信。”

我小声嘟哝一句:“爱信不信。”

车子又走起时,车厢里安静了。我承认申丽的话一点不错,我对办刊的事绝不会无动于衷,我是一个喜欢走钢丝的人,对办杂志我充满浓厚兴趣,但究竟怎么去办,申丽自然不能钻进我的心里,我也不想跟她说太多。

“叶秋子,你去哪儿?”申丽小声问我。

车子已过了民族宫,我对申丽说:“你在西单路口找个地方把车停下,我去西城文化馆找夏菲。”

申丽不屑一顾的样子:“你是应该多去几次,让夏菲赶快给你介绍个男人,你和夏菲倒真有共同语言,都是单





身女人嘛。”

我笑了笑没说话,申丽特别妒嫉我和夏菲做朋友,夏菲也是一个挺能干的女人,我和申丽到康乐宫蒸桑拿时认识的夏菲。但夏菲和我走得比较近,以前她在电台做播音员,后来辞职自己办起了一家单身俱乐部,经常组织单身男女跳舞、郊游、野餐。夏菲人长得一般,但说话的声音非常动听,她所主持的单身俱乐部在京城小有名气,许多单身人都知道夏菲的夏日风情俱乐部,每个周末她都为单身人举办舞会。

夏菲是单身女人一点不错,但她是因为身体有病,据说是严重的肾功能衰竭,经常性的全身浮肿,不能过正常性生活,才主动提出和丈夫离婚。这一点她是挺高尚的,35岁的夏菲的确没有再结婚的想法。在她病情稳定时,朋友劝她找个男人,她连连摇头,夏菲的人生目标是要成为社会活动家,她正在筹划办一所养老院和一家婚庆公司。

夏菲比较欣赏我,很愿意和我做朋友,我们之间也没什么铜臭味,她这个人有点清高,轻易不把谁当成朋友,我们的交往也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了解建立起来的。记得一个夏天的傍晚,我和夏菲到陶然亭公园滑过船出来,马路边上有一对年轻夫妇因停车问题与巡警发生了冲突,其实停错车只是罚点钱的事,巡警兴师动众的非要没收驾驶证,年轻的女人冲上去和巡警争夺驾驶证,她弱不禁风被粗壮的巡警推至一边,后来又来了七八位剽悍巡警,不由分说把驾驶证抢走了。年轻夫妇站在路边发愣,围观的人群水泄不通。我走上前对那位女人说:他们不会轻易把驾驶证还你们,这事肯定很麻烦。如果你需要现场见证人,请找我。说着话我把名片递给那个女人,她感动得连声说谢谢!